

論語私考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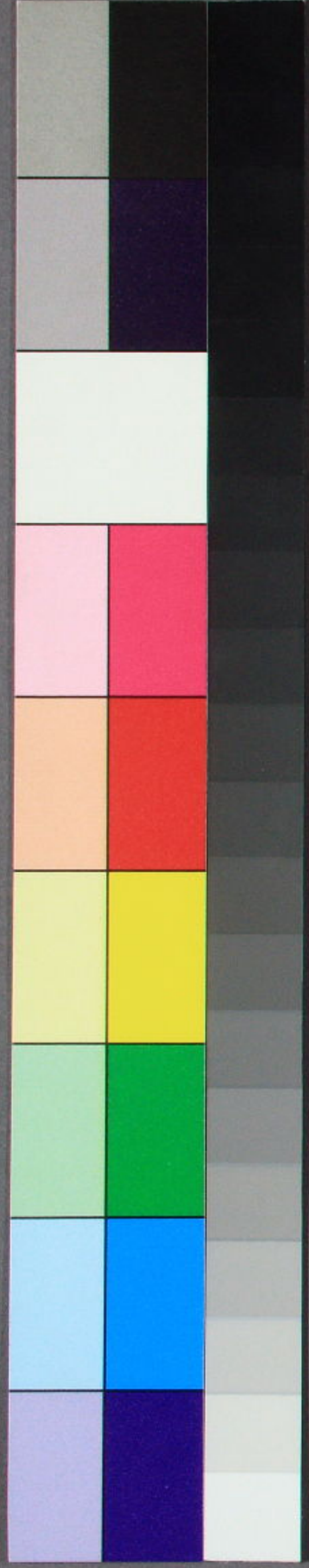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  號

第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1676
1



德器先施

自一

1111

論語私考序

蓋古昔先王之道詩書禮樂而已矣所以
治天下行教化者無以尚焉孔子生於周
之末以大成之德極斯文之將亡則詩書
樂禮易易修春秋以自處以誨人於是乎先
三之道折衷於孔子論語與六經並行而
後道統者然不用力於論語也

西田



口仁12
1.676
卷1

西田壽助寫之

有序畧之

論語私考序

蓋古昔先王之道詩書禮樂而已矣所以
治天下行教化者無以尚焉孔子生於周
之末以大成之德極斯文之將亡刪詩正
樂贊易修春秋以自處以誨人於是乎先
王之道折衷於孔子論語與六經並行凡
學道藝者無不用力於論語也從漢儒而



降及宋明諸子爲之註解者不乏其人而
各立一家之言互有得失矣吾
日本專尊理學朱註獨行於世近世伊藤
維楨著古義斥朱註然不能踰於宋儒之
域也荻生茂卿倡復古之學著徵其徒太
宰純作古訓大排理學而遵古註又有新
奇之說唯其執說之銳亦不能無異同也

男華年甫弱冠讀論語不知所適從問定
說於予予淺學何能論是非雖然懼使華
也迷多岐爲拾諸儒之所長間附愚見以
授之名曰論語私考非敢示人以取譖竊
之罪也願華也他日進于學發其所見以
藏予拙此所以望於華也

天明元年辛丑夏六月穀旦

可知出於何人乎也。先儒之說有異同。皆不取。

學子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說音悅

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蒧生茂。鄉曰。孔子去姓。如春秋公魯侯。內辭也。太宰純曰。學者。學道藝也。時者及時也。習猶慣也。謂肄業也。愠不豫也。皇侃曰。說者。懷抱欣暢之謂也。朱熹曰。朋同類也。鄭玄曰。君子鄉大夫。若有異德者。鸞曰。學習及時。何說。

加之。故曰不亦說乎。蓋勸人之詞也。下之不亦乎。皆同意。樂者。心所適。不知倦。所謂不知老之將至之意也。按學而不厭。誨人而不倦。不見知而不悔。蓋孔子自處之。以勸人。此章居首。錄者之微意也。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弟大計反。字亦作悌。下同。好呼。反下同。鮮。仙善反。與音餘。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曰。有若魯人。字子子。有何晏曰。上。謂凡在己上者也。鮮。少也。言孝弟之人心恭。

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大宰純曰。犯陵犯也。朱熹曰。務專力也。為仁猶曰行仁也。邢昺曰。禮尚謙退。不敢質言。故云與也。鸞曰。本者對末詞也。仁者統名也。有以道言者。有以德言者。有一德之仁。有安民之仁。朱子以為心之德。菽生子以安天下解之。皆膠所見。不能相通也。此章說自治之事。非安民之業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

鮮仙善反。皇本仁上有有字。從之。

包咸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

令人說之。少能其有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為于偽反。皇本文下有言字。從之。

七十二弟子解曰。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鄭玄曰。省者。思察己之所行也。太宰純曰。三省。猶言三思。三復也。三云者。不止三次。其實屢次也。謀。畫策也。何晏曰。傳不習乎者。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鸞曰。忠。盡其心也。信。不欺也。子曰。導乎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皇本道作導。從之。

包咸曰。道治也。愛人者。國以民爲本。故愛之。使民以時者。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馬融曰。道謂爲之政教也。大宰純曰。道字。合包馬二說。而其義裁備。敬者。慎重之謂也。號令不苟也。信者。不欺也。節用者。言制財用之節。而不敢踰也。朱熹曰。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行下孟反大宰純曰。謹者。出言不苟也。信者。不詐不欺也。親

者。昵也。行者。弟子之行。即上文孝弟謹信愛衆親仁是也。朱熹曰。仁謂仁者。鄭玄曰。文道藝也。鸞曰。弟子之於孝弟也。入亦於此。出亦於此。出入之字。非別內外。無間斷之意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七十二弟子解曰。卜商。衛人。字子夏。孔安國曰。賢。賢易色。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邢昺曰。上賢。謂好尚之也。下賢。謂有德之人。荻生茂。鄉曰。致

其身者。謂致身其職也。納身其職。視官如家也。必懸斷之辭。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陸本句無作毋

何晏曰。言人不敦重。既無威。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太宰純曰。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即所謂重也。威可畏也。春秋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是也。威而不猛。君子之威也。鄭玄曰。憚。難也。鸞曰。竊疑學字之上脫不字。言不學則不能

固執道也。主忠信。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禮記曰。忠信禮之本也。故君子以忠信為主本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孔安國曰。慎終者。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貢或作贛。石經柳與作意予。

七十二弟子解曰。陳亢陳人。字子禽。又曰。端木賜
字子貢。衛人。鄭玄曰。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
其國政。未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邪。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言天子行此五德而得之。
與人求異。明人君自與之。朱熹曰。其諸語辭也。
鸞曰。溫。有和平之氣也。良。有善美之才也。恭。有
莊敬之容也。儉。有節約之行也。讓。有退遜之言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道。可謂孝矣。
鸞曰。三其字指父也。言父在觀其志。意之所在

以承之。父沒觀其行事之所遺。以奉之。三年之
久。不忍改於父之道。如此而後。可謂孝矣。父之
道。凡父之所由而行之事也。不必善道。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
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石經無
可字

鸞曰。禮之用。禮之所用也。非體用之用。斯字之字。
皆指禮之和也。言禮之所用。以和為貴。先王之道。
以禮之和為美。若能小大之事。由之而行。則何有

所不行乎。雖然唯知和之為貴。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行也。亦字。與下章之亦同。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何晏曰。復。覆也。菽生茂。鄉曰。義者。先王之義。禮者。先王之禮。因。姻媾。古字通用。姻對睦。施於外親。若不對睦。施於內親。宗。如宗子宗周之宗。謂親族宗之也。孔安國曰。因。親也。太宰純曰。言亦者。易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與此亦字同文法。鸞曰。

信者。不欺踐言也。二近字。皆上聲。遠去聲。按信而恭。因三者。德行之名。而有子說之也。言信之為德。不唯不欺人。不違於先王之義。可反覆言之者。曰之信。否則人厭聞之。不可復言之也。恭之為德。不唯為敬。不違於先王之禮。不受人之辱者。曰之恭。而招人之侮也。因之為德。不唯親人。不失可親之人。而親族尊宗之者。曰之因。否則妄親人。而親族分背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

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石經也已作已矣

鄭玄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學者之志有所不暇。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也。太宰純曰。孔子所謂道者。指先王之道而言。鳥曰。慎於言。不敢苟言也。慎字有戒守意。

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

樂音洽。皇本及石經樂下有道字。從之。皇本云。作曰。陸本磨作

摩與音餘。皇本章未有也。字從之。

邢昺曰。之。財曰貧。佞說為詔。多財曰富。傲逸為驕。太宰純曰。可者。許辭也。如言奏。可報可印可。苦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若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琢磨者也。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也。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毛萇曰。治骨曰切。象曰磋。玉

曰琢。石曰磨。皇侃曰。言骨象玉石四物。須切磋
乃得成器。如孔子說。貧樂富禮。是自切磋成
器之義。鸞鳥曰。子貢初貧。後貨殖。貧而無諂富
而無驕者。蓋其素所能。故以此為問。而孔子答
以樂道好禮。而此二者。學以成德者也。子貢
及聞孔子之言。知成德在學問。引詩以明切磋
學問成器知道之功。可謂斷章取義。得詩之
用者也。故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往者謂學子之效。樂道好禮是也。來者謂德

之所由來。切磋琢磨是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

字下之患下
有己字從之

皇本上之
知下有也

王肅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

之。共俱勇反
鄭本作拱

太宰純曰。德。謂德行也。荻生茂卿曰。禮樂得於
身。謂之德。禮樂者道藝也。道藝在外。學而成

德於我鄭玄曰。德者無爲。譬言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拱之也。朱熹曰。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孔安國曰。三百者。篇之大數。邢昺曰。古者謂一句爲一言。思無邪者。詩之一言。魯頌駉篇文也。韓愈曰。蔽。猶斷也。包咸曰。思無邪。歸於正。太宰純曰。蔽之爲斷也。大禹謨云。官占惟先。

蔽。志。古訓。廼爾。思無邪。思如字。平聲。念也。邪。不正也。凡詩出於人情。人情有邪。正。去邪歸正。詩之所以導守情也。思無邪。一言足以斷三百篇之義。而學者或不知之。故孔子指而示之云。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音導

邢昺曰。道。謂化誘也。孔安國曰。政。謂法教。馬融曰。齊之以刑者。齊整之以刑罰。菽生茂鄉。

曰。免者。能使民免於刑戮也。不止謂民有苟免之意。太宰純曰。德。卽前章爲政以德。亦謂上之德行也。格。卽有苗格之格。禮記緇衣篇所記夫子之言。與此章互相發明。而鄭註格訓來。其義甚明。故此章格字。當從鄭訓爲是。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石經子
作字

荻生茂卿曰。學者。學先王之道也。詩書禮樂

是已耳。順言天下莫有逆耳之言也。然彼豈無逆耳之言乎。我之不以爲逆也。孔安國曰。不惑。不疑惑。知天命。知天命之終始。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也。竊曰。立者。有所自立也。謂立於先王之道。不惑者。知之盛也。謂明於先王之道。知天命者。能知窮達之分而安之也。唯君子而後能安命。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謂學以成君子之德也。耳順。不踰矩。二者德之盛耳。無逆言。所謂動容周旋中。

禮者也。此章孔子自言勤學之功。漸得其效之序。以勸人也。舉年數者。大槩言之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衡無作毋

孔安國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諡也。七十二第子解曰。樊須。魯人字子遲。邢昺曰。無違者。言行孝之道。無得違禮也。樊遲御。爲夫子御車也。鄭玄曰。孟孫不曉無違之意。

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太宰純曰。能遵行先王之禮。以保祿位。以守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君子之施教也。必視其人。懿子大夫也。夫子告之以大夫之孝也。夫子何故答懿子之不詳。無知其意。不敢爲之說。嘗竊思之。夫子之誨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學子記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由此觀之。夫子之不盡言於懿子。豈非教喻之道乎。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馬融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燕也。武謚也。鸞
曰。其者。指父母也。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
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
必有婉容。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
諫。故孝子事父母。無所不為。悅而疾病。則不
可以不憂也。是以唯憂父母之疾。其餘則
以悅事之。可以為孝矣。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
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鹽鐵論
謂作為

七十二弟子解曰。言偃魯人。字子游。菽生茂。鄉
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言今世所謂孝者。
非孝也。能養也。是謂云者。命之云爾。何異女
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
別。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
畜之也。朱熹曰。養。謂飲食供奉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
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
嗣

朱熹曰。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

也。太宰純曰：服服行也。勞動勞也。馬融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蔡生茂卿曰：曾訓乃鸞曰：言服勞先食。此何足以爲孝乎。柔吾色以承順父母之意。然後爲孝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七十二弟子解曰：顏回。魯人。字子淵。孔安國曰：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蔡清曰：退。即孔子退也。兼吾字。來。謂顏子

退。則下有私字在。太宰純曰：省。視也。孔子視顏淵之私也。私者。公之反對也。孔門諸子以進見孔子爲公。其他朋友相與及居家行事。皆謂之私也。發者。發行之發也。謂顏淵所聞於孔子者。後先發見於其言行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
廋反

何晏曰：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太宰純曰：此言君子觀人之法。當

如是也。視其所以。視其所以言。語所以作事也。由如由道之由。由君子之道者為君子。由小人之道者為小人也。安。安而行之之安也。人無不有所安。所安者性之自然也。皇侃曰。視直視也。觀廣瞻也。察沈吟。用心忖度之也。邢昺曰。焉安也。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鄭玄曰。溫讀如燭。溫之溫。菽生茂。卿曰。溫訓尋。

尋燭古字通用。習之義也。故者。如國之故。天下之故。幽明之故。皆明有所指。蓋如典故。故實之故。凡先世所傳者。皆謂之故。新者。古人所不言。先師所不傳也。事變無窮。非能知此。則不足為人師也。

子曰君子不器。

太宰純曰。君子者。有位之通稱。公卿大夫皆是也。器者。喻人才也。有位在上者。當知在下之人才而用之。故曰君子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子先曰。行之於未言之前。而言之於既行之後。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太宰純曰。君子尚義。故周而不比。小人趨利。故比而不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朱熹曰。不求於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太宰純曰。少儀云。衣服在躬而

不知其名。為罔。鄭玄注曰。罔。猶罔罔。無知貌。

罔字亦作惛。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皇本已下有矣字

何晏曰。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鸞曰。異端。家語註。猶多端也。先王之道有所統。詩書禮樂為之本。故殊塗而同歸。外之趨多岐。背本事末者不同歸。百家衆技是也。故攻多端者。非徒無益。害於道藝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皇本不。知下有文字。

七十二弟子解曰。仲由卞人。字子路。一字季路。邢昂曰。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爲知。故此抑之。

子張學于子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史記學作問。

七十二弟子解曰。顓孫師陳人。字子張。鄭玄曰。

于求也。祿。祿位也。包咸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也。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邢昂曰。寡。少也。呂大臨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朱熹曰。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大宰純曰。史記學作問。是也。夫志于道。思欲行之。然行道在祿位。苟無祿位也。其所學而得者。不過乎獨善其身耳。此古之君子所以欲仕也。言祿不言位者。有祿必有位。菽生茂。鄉

曰。學而求祿。士子之常也。故孔子亦不責子張。而直答以此。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也。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何為

則民服下有也字從之
錯七路及鄭本作措

瑯琊代醉編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言舉直而加諸枉之上。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言舉枉而加諸直之上。則民不服。錯猶置也。太宰純曰。諸之也。按繫辭云。舉而

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樂記云。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由是觀之。舉錯只是事之次序。所謂錯之者。錯其所舉也。舉之與錯。非相對。菽生茂。卿曰。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者。本言積材木。蓋古有是言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孔安國曰。季子康子魯卿季孫肥。康謚也。

包咸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菽生茂。卿曰。善對不能。善猶能也。太宰純曰。善者如善射。善射。善御。善書。善畫之善。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奚其為為政。皇本陸本石經皆作于。皇本是亦為政。下有也字。從之。陸德明曰。為為一本無為字。

太宰純曰。為政者。午執政柄之謂。春秋傳多言

為政。如曰趙宣子為政。曰我死子必為政。菽生茂。卿曰。孔子為大夫時事也。大夫服官政。謂一官之政也。孔子為大夫。不秉柄於其官。故或人疑而問之。有政。政也。言孝友之道。自然行於政事。是亦秉柄於官政也。書今本無孝乎二字。脫耳。邢昺曰。此周書君陳篇文。是此也。包咸曰。孝乎。惟孝者。美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鸞曰。奚其為為政。猶言奚其為政之為。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太宰純曰。信者。言而有信也。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包咸曰。大車。牛車也。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軌者。轅端上曲。鈎衡者也。朱熹曰。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

者。雖百世亦可知也。

陸德明曰。可知也。一本作可知。子鄭本作可知。皇本百世下有亦字。從之。

皇侃曰。十世。謂十代。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邢昺曰。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太宰純曰。秦誓云。狎侮五常。五常字始見於此。孔安國云。輕狎五常教。侮慢不行。舜典云。慎徽五典。孔傳。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然則

○大者
為綱

傳

五常即五典也。自班固謂仁義禮智信爲五常。邢疏朱注皆依之。蓋非古訓也。朱熹曰。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跡。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以求福也。孔安國曰。義所宜爲而不能爲。是無勇也。

論語私考卷第二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荻生茂卿曰八佾舞連讀。馬融曰佾列也孰誰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

土佐 山本鸞撰

之。故孔子譏之也。邢昺曰。謂者。評論之稱。人之曆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季氏以陪臣而曆天子。最難容忍。故曰。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齊鸞曰。佾數。何休杜預。皆謂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此說得之。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陸本徹作撤

馬融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

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包咸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天子之容。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毛萇曰。相助也。朱熹曰。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太宰純曰。三家者。以雍徹。此一句。是叙孔子所為發言。猶詩書之小序也。論語中。他章亦有宜。有小序而無之者。所以其義難知。雍字。今

詩作難。奚取者。言無所取義也。凡古人歌詩賦詩。皆必有所取之義。今三家於徹歌。猶詩。何所取也。此孔子所以譏之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包咸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邢昺曰。如。奈也。鸞曰。有德謂之仁者。禮樂者所以成德也。所以行仁也。人而不仁。無德而不能行仁。雖有禮樂。亦將奈之何。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

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菽生茂。鄉曰。本謂制作之所由也。制作者聖人之事。而放問之。故大其問。包咸曰。易和易也。邢昺曰。與。猶等也。奢。汰侈也。儉。約省也。鸞曰。奢與儉。以財用言之。易者。平易也。易與戚。以容貌言之。行禮之際。或過奢。或過儉。居喪之際。或過易。或過戚。皆不得中禮也。然制作之所由。微諸行事。本諸人情。而節儉則治財之要。哀戚則人情之常也。

故言之。使知禮之所作。本於人情行事之宜也。喪亦禮之一。而對禮特舉之者。亦明禮不出於人情之外耳。蓋備論禮之本則不止儉戚。姑假此二者。使放思而得之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七音無

包咸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邢昺曰。夏大也。言禮儀之大也。程頤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當常時諸侯失為君之道。故孔子憤激歎之。

季子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
與音餘

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邢昺曰。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云。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與語辭。曾之言則也。朱熹曰。泰山山名在魯地。七十二弟子解。

曰。丹朱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包咸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也。蔡清曰。此是將祭之時。此是既祭。孔子何故教冉有救之。鸞曰。嗚呼。句絕。歎季氏不知禮。冉有弗能救也。曾謂孔子謂也。言予則謂。泰山神豈不如林放知禮乎。不享。非禮必矣。蓋當時孔問。林放有知禮之名。故稱之耳。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菽生茂。鄉曰。揖讓而升。下而飲。中間不可句。孔安國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馬融曰。多筭飲少筭。君子之所爭也。鄭玄曰。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
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債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石經無者字。

毛萇曰。倩。好口輔。盼。白黑分。馬融曰。絢。文貌。鄭
玄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
其間。以成其文。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
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朱熹
曰。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太宰
純曰。盼。字。目旁。作分別之分。俗誤作盼。非也。
子夏本不解繪事。有疑於詩詞。是以問之。孔

子告之以畫法。荻生茂鄉曰。素。以爲絢兮。何註
以爲詩。衛風碩人。逸此一句。朱子併上二句。直以
爲逸詩。未詳孰是。素。以爲絢兮。謂傳粉也。絢
者。謂爛然有光也。美人得粉。美益彰。績事
得布素分間。五采益明。美質學禮。其美
益盛。非美人也。粉。適成醜。非五采也。布素
何施。非忠信之人也。禮不可得而學。此章
謂學禮貴美質也。鸞曰。禮後乎。非後倦
之謂。蓋雖有美質。不學禮則無成其美。而

只羨質可以能學禮。故謂禮後乎耳。非尚質而輕禮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與告子貢同。皆許與之辭也。詩之用不定。問詩而知禮。故孔子與之。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夏戶雅反

包咸曰。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也。鄭玄曰。獻猶賢也。朱熹曰。徵證也。文典籍也。言二代之

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

審

而魯爲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答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邢昺曰。諱國惡禮也。鄭玄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憲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憲審諦而不亂也。祫者合也。朱熹曰。示與視同。指其掌手者。笄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

者

且易也。太宰純曰。而往。猶言以也。後或問禘之說。當合上章爲一章。蓋因有上章孔子之言。而或人問其說也。夫祀國之太事。禘宗廟之太祭也。尤不可以正其禮。魯之君臣。不知其禘之悖禮。因循行之。故孔子譏之。而或人請聞其說。孔子答以不知。爲魯君諱也。因言如有知其說者。是知禮也。夫苟知禮。雖於天下。亦無難矣。譬言猶視掌中之物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音
顏

菽生茂。鄉曰：祭如在者，蓋古禮經之文也。祭神如神在者，傳者之言也。上舉古經傳之文，下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包咸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也。太宰純曰：凡祭主於敬，不主於誠，敬在禮，禮盡斯敬至，敬至斯誠至，所謂如在者，盡禮而已。

王孫賈問曰：~~與~~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孔安國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邢昺曰：以其隱奧，故尊者居之。朱熹曰：媚，親順也。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太宰純曰：賈所問，當時俗語也。奧者，尊位。竈，卑而朝夕用事者也。語意以人無所媚則已，如求媚則於奧，不若於竈之得要也。天者，指蒼蒼之天而言。天之冥

冥其神至尊。其命叵測。是以君子畏之。鸞
曰。不然。以媚於竈。爲不然也。言媚於權臣。其
罪尤重。必獲罪於天。而鬼神皆棄之。其何
神之禱以能免其罪乎。所以暗責賈之諷
意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安國曰。監視也。邢昺曰。二代謂夏殷也。郁
郁文章貌。朱熹曰。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
益之。荻生茂卿曰。監如儀。監於殷之監。蓋以

二代爲監戒。曲爲之防。故制度詳密。所以文也。
孔子從之。以備也。以時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
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包咸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
助祭也。孔安國曰。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
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此爲知禮者不
當復問也。荻生茂卿曰。鄒人子者。輕孔子之
稱。是禮也者。古必有此禮。言是乃入大廟之

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馬融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也。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爲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鄭玄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

菽生茂。鄭曰。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邢昺曰。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大宰純曰。但言古之道。所以見今之非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

石經爾
作汝

鄭玄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但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

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之。朱熹曰。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亡安費。包咸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孔安國曰。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也。邢昺曰。言禮可以安國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

臣不竭忠。故對曰。君之使臣以禮。則臣必事君以忠也。太宰純曰。魯三家之強。舊矣。至於季桓子。逐昭公。而昭公死于乾侯。其不臣極矣。定公以身繼立。不自安於其位。故有是問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

邢昺曰。關雎者。詩國風周南首篇。名孔安國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荻生茂。卿曰。蓋言其得中和之聲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

以柏。周人以粟。曰。使民戰粟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皇本戰粟下有也字從之

菽生茂。鄉曰。社字鄭本作主。見皇疏。張包周三家本亦皆作主。見邢疏。何休杜預皆用之以解春秋。今按。練主用粟。見戴記。則本文作主字爲是。使民戰粟。言敬也。此宰我。以意解之也。三言者。蓋古語。孔子誦之以責宰我也。包咸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事已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

此三者。欲使慎其後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曰。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焉於虔反。皇本焉得儉下有字。然則上有曰字從之。石經邦作國。下同。好呼。鞞反。皇本孰不知禮下有也字。

朱熹曰。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三歸。臺名。事見說苑。何晏曰。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包咸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也。

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使謂
為得禮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
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也。攝猶兼也。爾雅
曰。屏謂之樹。鄭玄曰。塞猶蔽也。人君有別內外
於門。樹屏以蔽之。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反。圻
反。爵之圻也。在兩楹之間。若與鄰國君為好會。
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圻上。
今管氏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也。皇侃曰。
圻者。築土為之。形如土堆。太宰純曰。孔子嘗大

管仲之功。而盛稱之。今為此言者。特惜其不
能令桓公成王業耳。史記管仲傳。贊曰。管仲
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
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子謂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
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皇本可知也
下有已字

何晏曰。大師。樂官名也。從。讀曰縱。五音既發。
放縱盡其音聲。皦如。言其音節明也。縱之以
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

絡

也。朱熹曰。翕。合也。邢昺曰。如。皆諸辭。繹如者。言其音綸繹然相續不絕也。大宰純曰。謂八音合奏也。純不雜也。蔡清曰。翕如與純如則有先後。純如與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鸞曰。孔子於樂。所得而知者如此。故諸大師。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斯者喪息浪反皇本無道下無也字

請見之見賢通反皇本斯也作

鄭玄曰。儀。蓋衛下邑也。邢昺曰。嘗。曾也。包咸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也。朱熹曰。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未以自通也。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太宰純曰。封人不啻知孔子。而亦知天命有在者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皇本又盡善也。作又盡善矣。

孔安國曰。韶舜樂名也。武。武王樂也。邢昺曰。韶。紹也。德能紹堯。故樂名韶。武王以武得名。故名樂曰武。蒧生茂。卿曰。善美。非闡舜武行事。皆謂樂之聲容也。美。以其大者言之。善。以其小者言之。盡善者。言後世學子是樂者。悉得其傳。而無遺失也。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及樂。孔子問武之義。而賈答以其所聞。

孔子曰。聲。滌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吾子之言。是武未盡善之說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蒧生茂。卿曰。寬。謂有容也。太宰純曰。御衆以寬。禮者敬而已矣。喪思哀。三者若失其道。則雖

有他善。其人無足觀者也。鸞曰。漢書顏師古註云。臨哭也。按哭吾喪。哭人喪。皆謂之臨也。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焉於處反知。知音智趙岐曰。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為不知。菽生茂。鄉曰。孟子引此章之言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曰。居仁由義。又曰。居天下之廣居。荀子曰。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

之。非義也。註虛讀為居。聲之誤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不可以長。處樂也。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洽知音智皇本有二也字從之

朱熹曰。約。窮困也。孔安國曰。不可以久。處約。久困則為非也。不可以長。處樂。必驕佚。包咸曰。仁者安仁。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肅曰。知者利仁。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呼報反惡烏路反鸞曰。唯仁者而後能好。可好人。惡可惡人。不

失其實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

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也。太宰純曰苟之訓誠古辭之常也。然苟本苟且之義。雖訓誠仍有苟且之意。故苟訓誠誠亦訓苟。戰國秦漢人語多然。誠者辭也其意輕若以為誠實之義則失古人之旨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漢書論衡皆處作若上惡為路及下惡音為

邢昺曰惡乎猶於何也。造次猶言草次也太宰純曰成名謂功名終食之間即所謂食頃也。違猶離也。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偃仆也。雖急遽偃仆不違仁。鸞曰其道下句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可得之道則雖得富貴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然不以

可去之道則雖得貧賤不去也。道即仁也不以道則不仁。故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呼叛反下同。石經上好仁下無者字。惡為路反。

下同。皇本於仁下有者字。從邢本下我作者。皇本不足言下有也字。從之皇本有之矣。作蓋有之乎。

孔安國曰。無以尚之。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言惡不仁者。能使不

不使

仁者。不如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為優有能。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也。言人無能。日用其力修仁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邢昺曰。尚。上也。太宰純曰。尚。如草尚之風之尚。謂出其上也。無以尚之。言天下之善無以尚之也。其為仁者。言今日雖未能為仁。異日其必能為仁也。其字有期必期待期望之意。非指目前言也。易云。其亡其亡。詩云。其雨其

言將亡也

兩言將兩也。朱熹曰：蓋有之矣。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疑辭。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皇本人作民

孔安國曰：黨，黨類也。鸞曰：人各異趣而不同類，故其所過亦各於其類。只能自觀察其過，斯可以知仁矣。何則？仁則不有過，不仁則有過，故能自觀其過者必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石經矣作也

太宰純曰：言人必當聞道，不可以其垂死已而

不聞也。鸞曰：人而不聞先王之道，無以為士也。死在久，而朝聞道，不為遲而無益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荻生茂卿曰：士志於道，絕句言士必志於道也。鸞曰：士志於道者也，恥惡衣惡食者，小人之志也。士而有小人之志，無以為士，何以足評議其得失？乎未足與議也。假令人議其得失，孔子不欲相與議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也。皇本章末有也字從之

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言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義是親也。菽生茂。鄉曰。佛經云。無所適莫。注曰。適親也。莫疎也。一云適主也。莫定也。言無主定於親疎也。此二說與范甯之注言殊而旨一也。皆古訓也。當從之。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鸞曰。說文曰。懷念思也。君子欲成道德。故懷

德。小人安土。無四方之志。故懷土。君子固守典刑。

故懷刑。小人好行小惠。故思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之者。取怨之道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

如禮何。後漢書劉愷班昭傳。乎上有於從政三字。

邢昺曰。為猶治也。何晏曰。何有者。言不難也。包咸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太宰純曰。禮以

讓為本。故曰禮讓。孔子言。若有能以禮讓為國者乎。其何難之有。即不能以禮讓為國。雖有禮法。既無其本。尚焉用禮。其不能為國必矣。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皇本已知下有也字

朱熹曰。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包咸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皇本貫下有哉字

菽生茂。鄉曰。吾道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孔子所由。故曰吾道也。一謂仁也。邢昺曰。貫。統也。朱熹曰。貫。通也。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也。太宰純曰。門人。孔子門人也。齋焉曰。仁善之統。名也。先王之道。即仁也。學以成德。亦仁也。能成其德。則一於仁。而無二端。衆善自此出。無行而非仁者。此之謂一以貫之也。孔門之教。仁而已。

矣。言一則一於仁。可從而知矣。蓋先王之道在德行。如多學而識之。唯學問之所由。而其要歸於成德耳。不然則所謂記誦之學。而非孔門之教。故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亦所以教學問之道。不止多學而識之。在成一貫之德於己也。忠恕者仁之一事。而忠者爲人謀而盡己之心也。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交人行仁無先於忠恕。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

子之言。謂仁之所統。以明先王之道。在成仁德於己。曾子之言。謂行仁之先務。以明先王之道在德行也。按非曾子與子貢獨得聞一貫。而又有優劣。偶論語中有二子。所錄有詳略耳。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孔安國曰。喻猶曉也。菽生茂。鄉曰。君子者在上也。雖在下。而有在上之德。亦謂之君子。小人者。細民也。雖在上。而有細民之心。亦謂之

小人。義先王之義。詩書所言是也。鸞曰。君子志於義。不謀其利。故每事喻於義。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包咸曰。思齊者。思與賢者等也。太宰純曰。內謂心中也。爾雅云。省察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皇本敬下有而以二字

包咸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

也。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也。朱熹曰。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皇本在下有子字

鄭玄曰。方猶常。菽生茂。鄉曰。方如博學無方之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太宰純曰。此言重出。凡論語中。言同而重出者。皆夫子所屢言也。於是可見其意矣。其言或詳或略。隨時不同。非有意也。記者又非一人。各自記所聞。所以有異同也。後皆放此。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朱熹曰。知猶記憶也。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子曰。古者言之不妄出也。恥躬之不逮也。皇本出上

有妄字出下有也字從之

包咸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為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朱熹曰。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邢昺曰。躬身也。逮及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善反

陸德明曰。鮮少也。菽生茂。鄉曰。約窮約也。此

即孟子所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意。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包咸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邢昺曰敏疾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朱熹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有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韓愈曰數頻數也太宰純曰凡事君者其

進見當以禮不可頻數。頻數則狎。狎則忘敬。是為冒瀆至尊。取辱之道也。朋友之交亦宜相接以禮。不可頻數。頻數則狎。狎則忘敬。是為褻嫚。君子所以見疏也。夫頻數一也。於君取辱。於朋友見疏。尊卑之勢異也。

